

《千鈞一髮》中的體與能：烏托邦與反烏托邦辯證

范家瑋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本篇文章將以安德魯·倪可(Andrew Niccol)在1997年的影片《千鈞一髮》*Gattaca* 探討透過基因改造技術所建構的體與能，和其成就的烏托邦社會和優生社會所造成的反烏托邦效應。影片中將基因工程所追求的超能社會意識可能形成的未來世界透過未經基因改造的主角Anton安東的生活呈現：片中描述的未來將基因密碼視作人類一生的藍本，嬰兒一出生即透過基因分析讀取其未來走向和社會地位。舉凡遺傳疾病、身理缺陷甚至是基因裡的暴力因子皆獲得孕前「矯正」，社會因此則透過基因改造而走向犯罪率和各式疾病趨近於零的烏托邦。然而也正因如此，未經基因改造的對象則被視為「不合格者」(In-valid)，除了向黑市購買「合格者」(Valid)經基因改造後的身分之外無法超脫被邊緣化的命運。這樣的社會體系下也同樣造就在「合格者」(Valid)體系內的階級架構分明，即使是經過基因改良，胚胎在母體內也可能因化學變化導致嬰兒的結果不如預期，或是排序不盡完美而直接影響其求職或配偶機會，而再再暴露出獨尊基因藍本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千鈞一髮》*Gattaca* 刻劃的優生社會以現今基因改造的技術而言絕不遙不可及：西方諸衛生組織和藥品公司共同組成的The Human Genome Project人類基因組計畫在2000年時聯合馬里蘭州的生化科技公司Celera Genomics塞雷拉基因組公司發布了基因密碼草圖，並致力研發透過基因治療遺傳疾病的醫療技術。基因改造的目的雖然是針對疾病研發治療，然而基因工程組的公關部門在其網頁上卻不斷提出人類原始的基因密碼可被視為「生命藍本」(The Book of Life)，指出基因其實可被視為「草稿」的概念，一旦「糾正了錯誤」即可達到完美的體、能狀態。本文將參考人類基因組提出的生命藍本概念並藉由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討論文本性的霸權而反證在影片中獨尊「生命藍本」觀念造就的社會問題。本文將藉由連納·戴維斯(Lenard Davis)對常模觀念的研究，檢視常模的觀念如何在優生化的未來被翻轉；而在普遍超能的改造後社會中，我們現今所謂的常模都會被歸類在「不合格者」(In-Valid)而被視為失能族群，受到基因改造的超能群體位於主流反而成為新的常模。最後本文將討論未來優生科技在追求烏托邦時反而成就反烏托邦的可能，以辯證在優生社會體系中烏托邦及反烏托邦的一線之隔。